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春秋毛氏傳 目録 卷二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周元良

給事中臣温常綬覆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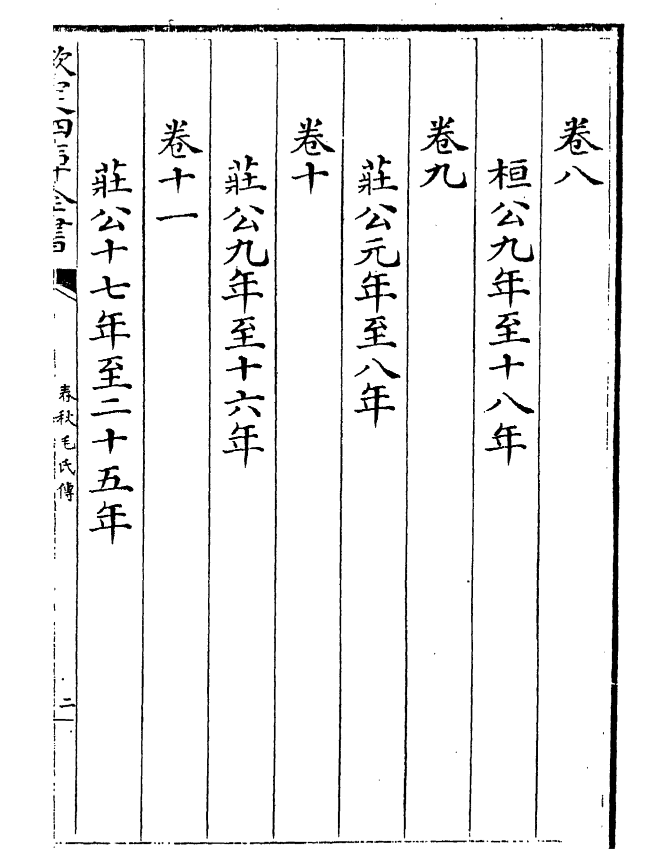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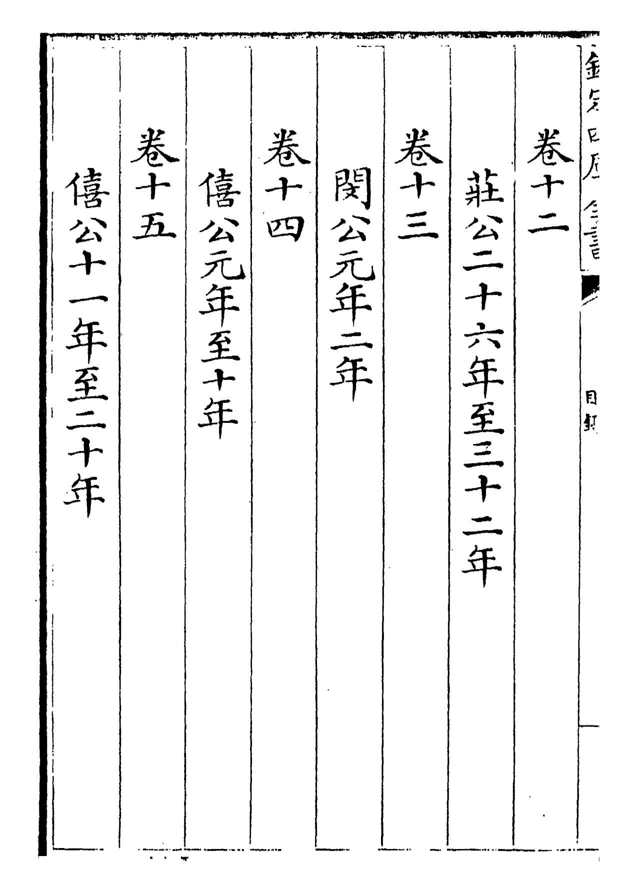
校對官中書臣王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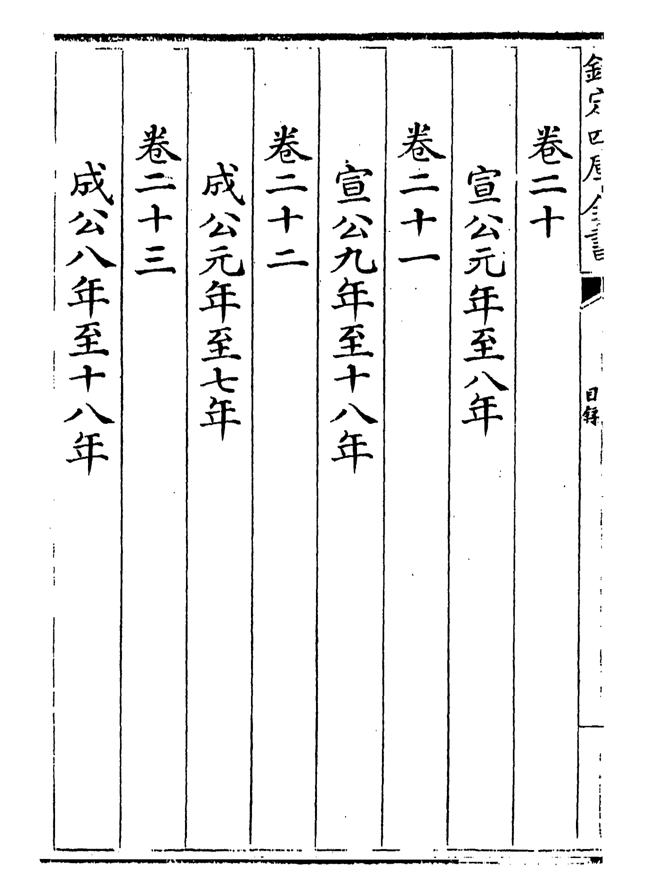
謄録監生臣王天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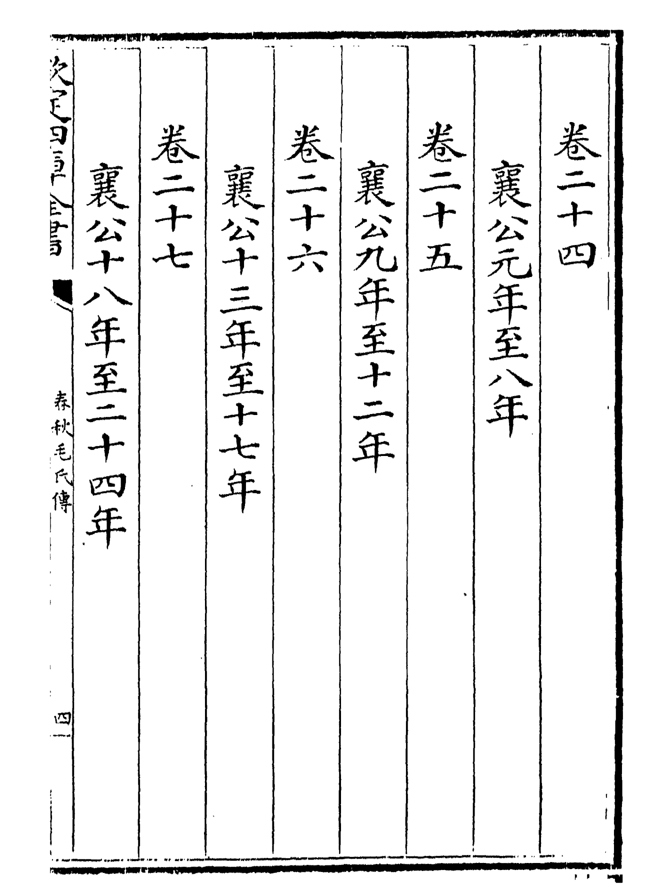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五

春秋毛氏傳　　春秋類









卷三十六

哀公八年至十四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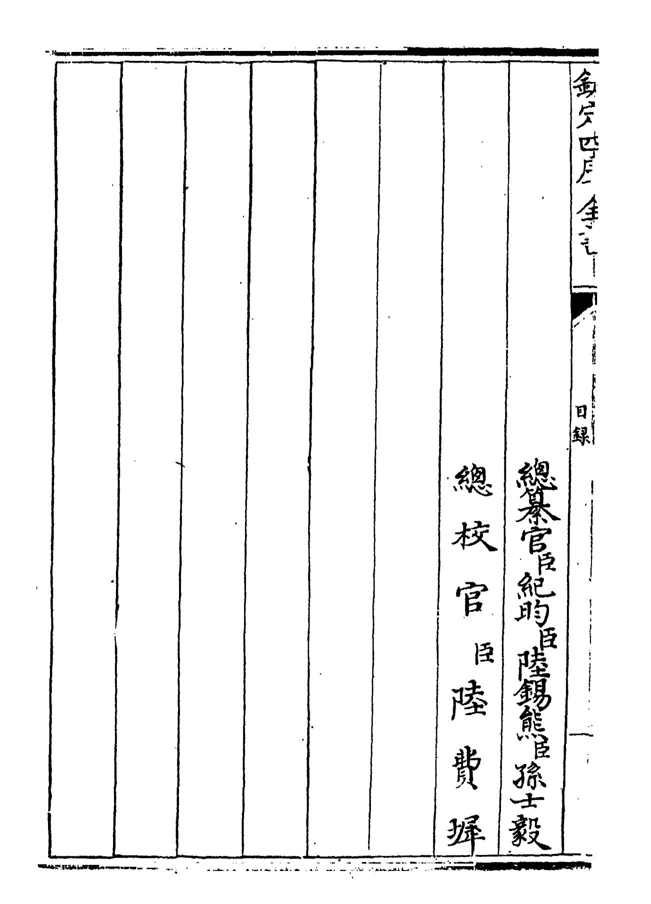
臣等謹案春秋毛氏傳三十六卷

國朝毛奇齡撰自昔說春秋者但分義例至宋張大亨始分五禮元吳澄因之粗具梗槩而已奇齡是書分改元即位生子立君朝聘盟會侵伐遷滅昏覲享唁喪期祭祀蒐狩興作甲兵田賦豐凶災祥出國入國盜弒刑戮凡

二十二門又總該以四例曰禮例曰事例曰文例曰義例然門例雖分而卷之先後依經為次無割裂分隸之嫌較他家體例為善其說以左傳為主間及他家而最攻擊者莫若胡安國傳其論安國開卷春王正月已辭窮理屈可謂確當然左傳元年春王周正月之文本以周禮正歲正日兼用夏正夏正亦屬王制故變文稱王周正月以別夏正而奇齡

乃讀春王為一句周正月為一句謂王字乃
木王於春之王而非天王之王其為乖謬殆
更甚於安國又如鄭康成中庸注策簡也蔡
邕獨斷曰策者簡也其制長二尺短者半之
春秋正義曰大事書於策者經之所書也小
事書於簡者傳之所載也又云大事後雖有
策其初亦記於簡据此則經傳簡策並無定
名故崔杼之事稱南史氏執簡而華督之事

稱名在諸侯之策其文互見奇齡乃以簡書策書為經傳之分亦為武斷然其書一反胡傳之深文而衡以事理多不失平允之意其義例皆有徵據而典禮尤所該洽自吳澄纂言以後說春秋者罕有倫比非其說詩說書好逞臆見者比至於喧呼叫呶則其結習所成千篇一律置之不議不論可矣乾隆四十五年十二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春秋毛氏傳卷一

翰林院檢討毛竒齡撰

春秋者魯史之名也古凡史官記事必先立年時月日而後書事于其下謂之記年晉後出書有竹書記年即此名故每歲所書四時必備然而祇名春秋者春可以該夏秋可以該冬也舊謂春以善善秋以惡惡春秋者善善惡惡之書則毛詩春秋匪懈孝經春秋祭祀以時思

之中庸春秋修其祖廟未聞有善惡于其間也葢古來恒稱如是矣若賈逵謂春取陽中秋取隂中則周正春皆是冬秋皆是夏非隂陽中也賀道養謂春貴陽始秋重隂初則期合周正而又曲為之説究何必然

第春秋立名不始夫子在夫子未修前早有是名傳稱韓宣子來聘觀易象春秋此在昭二年夫子未修以前之文而坊記謂魯春秋記晉喪曰殺其君之子

奚齊及其君卓其文在僖九年夫子且未嘗生也故
公羊道聽塗說亦云有未修時春秋見莊七年傳而
魯史至西狩獲麟後尚有二年共二十六條皆曰此
魯春秋文也故孟子曰詩亡然後春秋作此夫子春
秋也魯之春秋此魯春秋也
或又謂春秋是周時史書不止魯史者孔疏于杜氏
序云據周世法則每國有史記當同名春秋又公羊
引閔因敘云孔子使子夏等十四人求周史記得百

二十國寳書以為春秋則直以春秋一名為周史與列國諸史所共有之名不始夫子并不始魯史也若先仲氏又云春秋為六經之一三代以前早有之至三代以後則衹傳夫子一書而前此春秋之書亡馬嘗訊其説謂古凡稱六藝即六經也即易書詩禮樂與春秋也古皆以六經為六藝惟周禮保氏職始以五禮六樂五射五御六書九數為六藝他皆不然其以此六藝為教謂之六教禮記經解所謂詩教書教禮教樂教易教與春秋教者此夫子之言

也夫子言古王之為教本如是也其以此六藝為學
謂之六學班氏藝文志云易學如天當無時不學而
詩書禮樂與春秋共五學則如天之有五行必三年
通一藝自十五入大學後至三十而五學始立故西
漢劉歆輯内府古文春秋名六藝略而漢志謂古之
王者左史記言右史記事事為春秋言為尚書帝王
靡不同之則明在周魯以前而疏公羊者亦云春秋
者國史所記人君動作之事左史所記為春秋右史

所記為尚書故晉語司馬侯薦羊舌肸曰肸習于春秋而楚語申叔時論教太子之法曰當教之以春秋此正以六學為六教在三代以來原有是書與尚書並傳而秦火以後但見此而不見彼遂以夫子之春秋當六經之數而不知前此之為春秋在春秋晉楚間猶見之也故先仲氏曰古之六經則古之春秋也而其書亡焉今之六經則夫子之春秋也然而樂經亡焉

乃徐仲山日記又曰曩時春秋記事而已夫子之春秋則但志其名而不記其事按周禮内史讀四方之書事謂書四方之事而讀於王前此記事也若外史掌四方之志則志解作誌又解作幟謂標幟其名而列作題目以告于四方故又曰外史掌書名達于四方其所為記即春秋之傳也所為志即春秋經也是以左傳序云史官掌邦國四方之事則記也緯書鈎命訣曰欲觀我褒貶諸侯之志在春秋後儒但見何休公羊傳序

有吾志在春秋語遂將志字誤解作言志之志崇人倫之行在孝經則志也特志簡而記煩簡則書之於簡謂之簡書簡者簡也以竹為之但寫一行字者煩則書之於策謂之策書聘禮所云百名書於策謂百字以上皆書之雖猶是竹牒木版所為而單策為簡聯簡為策策者冊也以編合竹簡合兩幵為一冊故襄二十五年崔杼弑齊君南史氏執簡以往此簡也書志者也文十五年宋司馬華孫來盟公與之宴辭曰臣之先臣督得罪殤

公名在諸侯之策此策也書記者也

然且簡策之例必具三事一讀本國一上之王朝一告之四方邦國諸侯故國語魯臧文仲祀爰居展禽陳國之祀典以折之文仲曰信吾過也季子之言不可不法也使書之以為三策三策者一讀一上一告也

是以夫子修春秋第修簡書而左丘明作傳則取策書而修之隱七年傳諸侯凡策告謂之禮經十一年

傳諸侯不告不書於策明言簡策之例史所最嚴故宣十年崔氏出奔簡書例稱族策書例稱名宣十七年叔肸卒簡書例稱公弟策書例稱公子襄二十六年甯殖逐衛侯簡書例稱出奔策書例稱出君成十三年晉侯伐秦簡書例祇稱伐秦策書例始稱秦師敗績其簡策書例歴有明據乃註疏乖反謂經是策書傳是簡書則南史執簡甯殖書策皆不通矣此所當考正者

誠以春秋記事原有門部而作志者則因門為題就事立誌謂之籖題不謂之綱領蓋綱領必槩括其事而取其要領以為文籖題則但誌其門名而必藉按策以見其事不相侔也（宋人以綱目擬春秋非是）大抵春秋門部見於舊史官記事法式有二十二門

改元十二公（元年）

即位十二公（即位）

生子（桓六年子同生）

立君 隱四年衛人立晉

朝聘 朝 來朝 聘 來聘 歸脤 錫命

盟會 會 盟 來盟 涖盟 不盟 逃盟 遇 胥命 平 成

侵伐 侵 伐 克 入 圍 襲 取 戍 救 師 師 乞師 取師 棄師 戰 次 追

降 敗 敗績 潰 獲 師還 歸 俘 獻捷

遷滅 遷 滅 殲 墮 亡

昏覿 納幣 逆女 逆婦 求婦 歸 送 致女 來媵 婦至 婦覿

享唁 享 唁

喪葬 崩 薨 卒 葬 會葬 歸喪 奔喪 賵 賻 含 襚 求金 錫命

祭祀 烝 嘗 禘 郊 社 望 雩 作主 有事 大事 朝廟 告朔 視朔 繹

從祀 獻 萬

蒐狩 蒐 狩 觀 焚 觀社 大閱

興作 立宮 築臺 作門 觀 丹楹 刻桷 屋壞 毀臺 新廐 築城 城郛 浚洙 築囿

甲兵 治甲兵 作丘甲 作三軍 舍中軍

田賦 稅畝 用田賦 求車 假田 取田 歸田

豐凶 有年 饑 告糴 無麥苗 無麥禾

災祥 日食 星隕 螟 大水 螽蝝 無氷 雨雪 災 雷電 火 震 蜮 雹 蜚

多麋 星孛 青 六鷁 不雨 退飛 沙鹿崩 隕霜殺菽 山崩 隕霜 旱 不殺草 地震

鸜鵒來巢 獲麟

出國 如 出 孫 大去 出奔

入國 至 復歸 入 來 納 來 歸 奔 來歸 逃歸

盜弒 盜 弒 殺 殺 盜

刑戮 殺 用 刺 釋 戕 畀 放 肆眚 執 歸

凡此門部先定之為記事之則而志名者則又另立

一籤題以為門部之標識至于事之始末詳略皆所不問如同一朝晉而成十八年公如晉朝晉君新立也哀元年公如晉則我以新立朝晉君也同一會齊而莊十三年公會齊侯盟于柯為平乘丘之敗二十三年公會齊侯盟于扈為申結婚姻之好同一伐邾而隱七年公伐邾為釋宋怨僖二十二年公伐邾為討鄫殺同一遷許而成十五年許遷于葉則許自請遷者昭九年許遷于夷則係楚逼遷之者向使無策

書則此春秋者不過一門部名目曰朝耳會盟耳侵伐而遷滅之耳何曾有一事可究竟言之而謂此名目中有微詞凡書國書爵書名書氏皆有義例豈非夢夢然而不考經文則不能讀傳不深覈簡書則不能檢校策書之事凡釋春秋必當以經文為主而以傳佐之先仲氏嘗曰春秋諸侯大夫死法不一而經文祗以一卒字盡之僖二十四年晉侯夷吾卒以殺死昭八年陳侯溺卒以縊死桓五年陳侯鮑卒以狂

死定十四年吳子光卒以戰傷死定三年邾子穿卒以火爛而死莊三十二年叔牙卒酖而死昭四年叔孫豹卒餓死二十五年叔孫舍卒自兇死二十九年叔詣卒無疾病死此其中義例必有不在一卒字中者而乃第書一卒字而其義已備此其故非深識經文者不能解也

乃宋儒無學襲唐儒啖助趙匡之説重訾左氏傳為秦後僞書且摘不更庶長諸秦官為辭此眞不讀春

秋不識左傳為策書舊本而妄為是言予既已辨之詳矣見論語稽求篇特左氏所據策書猶是魯史之未備者往往與簡書互有闕落如哀十四年西狩獲麟後魯史簡書凡二十六條而策書所闕落者有十五條則其舊史之未備從可知也是以舊史有闕而左氏以已意補之即與經悖如以鄭大夫尹氏為隱公之妻以隱妻子氏為桓公之母以救邢之曹師為曹伯以宋公子地本景公之弟為元公之孫以執曹伯畀宋

人為分曹田與宋人以宋公殺世子痤事為宋華合比奔衛事以晉先蔑士會迎公子于秦之師為拒秦于堇陰之師諸凡以死賵為生賵以媵異姓為媵同姓以六月日食為閏月日食以立武公之宫為立武成之廟其間參錯違背不可勝數至于曹羇奔陳郭赤歸曹曹殺其大夫薛弑其君比齊侯伐宋宋公伐鄭衛公孟彄伐曹盜殺陳夏區夫宋向巢伐曹又伐鄭宋人執滕子又執小邾子經文儼然並無一傳至

定哀之間即本國事實仲孫伐邾三家取田亦了無始末可據而列國史策則但得晉楚二史以為傳本一如孟子所云晉之乘楚之檮杌魯之春秋者故文宣以後夫子所責惟晉楚而左氏特取晉事而鋪張之祁奚舉賢魏絳戮僕作人求善表章無賸以至晉悼之惡三出而制于楚者反稱三駕而楚不能與爭甚至借仲尼之言以褒晉大夫宣孟忠良不絶于口究之定哀以後純記趙簡子之事為趙史而世顧未

之察也

特其書則猶是魯史與晉楚諸史較之公羊穀梁道聽塗説徒事變亂者迥乎不同故當時左氏以其傳授之曾申申授之吳起以及虞卿荀況輩皆有論著漢志所稱虞氏春秋虞氏微傳皆推明左氏之學即傳至西漢猶有賈誼為左傳訓詁以授京兆尹張敞中大夫劉公子等原不止劉歆獲内府秘書始責讓太常博士以發其義也乃不幸其書出壁中時孔安

國已獻之内府而未立學官遂致公穀之徒各持門戶以相牴牾然究之日月一出而爝火自熄彼墨守廢疾皆不攻自下不事涸壞而其痺已不起矣故春秋五家漢志未嘗並列祇以公穀鄒夾為四家而鄒氏無師夾氏未有書原可同置之不論不議之列但公穀為周秦間人其時去古未遠雖荒唐之言亦尚有與周禮相借証處特世尚宋學而前儒篇帙散不復理即漢後論著其顯相指名者原有二十三家春

秋見之漢志而其後各立學官經杜氏何氏范氏訓
定之後猶有蘇寬劉炫戴宏閔因輩各為揚扢而惜
其書俱蔑沒無一傳者惟唐儒陸淳作微旨纂例釋
疑聯載啖助趙匡諸説其書猶存然率踳駁不足據
若宋元諸經解則所見凡數十家亦又何一可置辨
者而胡安國傳則解經之中畔經尤甚然反兢兢乎
辨之以為胡氏傳出而孔子道熄甚至有明三百年
設科立學但知有胡氏一傳而不知孔子之有經則

辨胡氏抑所以救孔子也嗟乎言至此亦可畏矣

但春秋義例不一無一是處大抵此白彼墨前三後四必不能畫一而前人相傳科指又極其龎賾如所云二類天災人事三體正例變例非例五情一微而顯二志而晦三婉而成章四盡而不汙五懲惡而勸善五始一元年二春三王四正月五即位六輔公輔天子卿輔公大夫輔卿士輔大夫京師輔君諸夏輔京師七缺一夫道缺二妻道缺三父道缺四子道缺五君道缺六臣道缺七周公禮缺九旨一故宋二新周三新王四所見異詞五所聞異詞六所傳聞異詞七內其國八內諸夏九外夷狄諸所流衍皆猥劣不足道若孔疏所云

稱凡五十其别四十有九釋例四十部無凡者十五則專指左氏所據典禮與杜氏所釋之數為言並非通例其餘年時月日與國氏人名天王天子種種陋義則前此註春秋者已痛辟之以為一爻可錯諸卦一字不能成一義晉唐以後早已不屑置喙者惟三傳引例猶尚有參變餘論見諸疏義而胡氏則概以武斷施之拗曲揉直仍襲從前年時月日國氏人名諸陋義而深文其間亂經傳正旨而勦令就我使明

明大文一經鍛鍊便成冤獄究之一罣百漏五戈十盾至詞窮理絀遇有事同而文不合者則曰見聞不妨各致有事不同而文同者則又曰美刺不嫌同詞于是周章蔑略了無定凖而春秋亡矣予嘗平情諦觀竊彚十二公二百四十二年一千八百餘條經文而統以四例概之

一曰禮例謂春秋二十二門皆典禮也晉韓宣子觀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言春秋一書以禮為例故

左傳于隱七年書名例云諸侯策告謂之禮經而杜
註與孔疏皆云發凡起例悉本周制所謂禮經即春
秋例也故孔疏又云合典法者即在襃例違禮度者
即在貶例凡所襃貶皆據禮以斷並不在字句之間
故曰禮例今試觀春秋二十二門有一非典禮所固
有者乎毋論改元即位朝聘盟會以至征伐喪祭蒐
狩興作豐凶災祥無非吉凶軍賓嘉五禮成數即公
行告至討賊征亂及司寇刑辟刺放赦宥有何一非

周禮中事而春秋一千八百餘條櫛比皆是是非禮乎故讀春秋者但據禮以定筆削而夫子所為褒所為貶概可見也此非書人書字所得涸也此一例也二曰事例則以二十二門一千八百餘條無非事也周禮内史職曰讀四方之書事左氏傳序史官掌邦國四方之事又云大事書之于策小則書之簡牘故公羊疏云春秋記人君動作之事而漢史亦云右史記事事為春秋是以孟子論春秋特開一例曰其事

則齊桓晉文謂就事而計其寡多較其大小輕重而
是非可驗今齊晉之事皆重大事也莊僖之間其所
記亦惟齊晉之事為較多也重與大則責備嚴多則
前後氏仰而未易以輕定故鄭伯克段齊鄭入郕事
關名教則雖屬一節而實繫重大終隱桓莊三世專
記紀國之存亡凡二十一條則雖細而必不可忽終
春秋二百四十二年雜記宋鄭陳三國東西奔命之
節無一刻之閒則雖舉動瑣瑣亦必備核之而不敢

略他如郭亡梁亡事有闕漏尹氏子氏事有訛謬圍成圍郈事有混同去樂去籥事有蒙昧則概從而檢較之又其餘也此又一例也

三曰文例則史文之法也孟子曰其文則史大凡史官記事從列國來者謂之赴告從本國登者謂之記注而合而成為策書則謂之文第文有文法左傳定四年稱備物典策以賜伯禽註謂典策即史官記事之法是史官記事另有法式名為文法亦名為書法

而統以文字概之杜氏序所云文之所害則刋而正之是也但舊亦以文為例而此云文例則以無例為一例如舊謂書國書爵書人書氏書時書日皆例也而今皆無之以為史之例可書國可不書國可書人書爵書日並可不書人書爵書日何則例固然也又以有例為一例如鄭伯伐衛本討滑之亂而鄭莊不忍誅滑但伐衛而返則史祇書伐衛而不書討亂齊人伐衛本奉惠王命而齊桓身不親軍但遣師而還

則史祇書伐衛而不書奉命至于宣公奔齊喪而史書公如齊所以諱國王使來徵聘而史書仲孫蔑如京師所以諱王此皆從文起例而予奪自明並非齊人鄭伯書公書蔑之所可優劣以為文例如是文之以無例為有例又如是也

乃四曰義例則直通貫乎禮與事與文之間天下有禮與事與文而無義者乎董仲舒云為人君父者不可不通春秋之義杜氏序云文約則義微誠以事與

禮與文莫不有義義者意也亦旨也即予奪進退褒

譏美刺之微旨也是以禮有違合事有善惡文有隱

顯而褒譏美刺皆得以直行其閒孟子曰其義則丘

竊取之矣葢取此例矣

若夫春秋始魯隱並無義例或者曰以平王東遷而

王室卑也夫平王東遷在魯孝二十七年又一年而

魯惠立是魯惠之立正當平遷洛之際且在位四十

六年正與平之五十一年相表裏乃舍惠不始而反

始之平王四十九年埀盡之隱公無是理也若曰春秋本據亂而作則亂不自隱始也以為王室亂耶則戎狄弑王當始孝公以為本國亂耶則伯御弑君當始懿公以為列國亂耶則晉人連弑其君當始惠公乃舍懿孝惠三公不始而始之隱公隱亦不受也至于公羊以隱公讓位為賢曰春秋善善長當從善始穀梁以隱成父之惡為惡曰春秋惡惡之書當從惡始則又誰得而定之故先仲氏曰春秋魯史也或隱

以前亡其書則不修隱以後有其書則修之或隱以
前有其書而不必修則不修隱以後有其書而當修
則修之此非明白了義乎若夫夫子作春秋之年則
司馬遷謂孔子厄陳蔡時作在哀六年左氏説謂孔
子自衛反魯遂作春秋則在哀十一年而公羊説則
謂孔子西狩獲麟得端門之命乃作春秋則又在哀
十四年總是揣摸之言不足據者若其云受端門之
命則見戴宏解疑論此後世緯學大不足信然兩漢

儒者多言之董仲舒對策有孔子作春秋是素王之文語鄭康成六藝論云孔子西狩獲麟自號素王為後世受命之君制明王之法夫獲麟作書本屬不幸而反以為夫子受命之符瑞無稽之言吾不取焉

春秋毛氏傳卷一

春秋毛氏傳卷二

翰林院檢討毛奇齡撰

隱公公姬姓侯爵名息姑魯惠公弗皇之子伯禽七世孫也據魯世家自伯禽至隱凡十三君以凡弟相及者五人故止七世七者世次十三者傳位之次也周書謚法隱拂不成曰隱

此二字亦魯史文也公本侯爵而稱公惟史文有之他即不然故尚書費誓史文稱公曰嗟而作書序者

便稱魯侯則此稱公者非史官舊標字乎

元年

史凡記事必以年領時以時領月而每公所記則又必從首年至終年以為一公之終始此是史例則此元年者本是隱公之元年例所必書無庸疑也乃何休說公羊傳謂天子改元諸侯無改元之例其所稱元當是黜周王魯尊魯為王者之義則不特悖禮叛教春秋必誅且亦不識周制矣周制國君皆改元者

他無可考史記齊世家稱齊獻公元年盡逐齊胡公子而左傳于襄十九年有云鄭簡公元年士子孔卒則齊鄭皆改元矣弟改元則必行朝廟即位之禮而隱復不書即位此有異耳其說見後

春王正月

此以時領月也禮也史凡書事必書在時月之下下苟無事則此時月可不書而四時首月雖無事而猶書之者謹時之例此所以為春秋也特書時舊法年

有四時時有三月而時之所領則必在三月之首故春必正月夏必四月秋必七月冬必十月而有時不在首月如所稱春王二月（隱三年）春王三月（隱七年）者則不合矣然必二三月有事而正月無事故但書旁月而不書首月若空書時月並無一事則必在首月而不在旁月乃亦有時書次月如所稱夏五月（莊二十二年）者則又不合矣吾故曰春秋須識例其必書時月雖無事而亦書者此例也此終古不易者也其既書時

月而或書此月或書彼月則非例也通也闕繆也闕繆

見夏五通則無例闕與繆則並無義也不然天下豈月疏有以空空歲月而可以寓褒譏加美刺者以此推之則凡書人書國書名書字其諸以通例而强作義例者亦可返矣

然而王何也公羊傳云王文王也謂文始受命王之首也然而文未改正也故范氏穀梁註曰周王則改正之王者也謂周之先王改此朔者非武王即成王

也然而改正耳即改朔亦朔一月耳曰王二月王三月何也故杜氏序云王即平王葢時王必頒朔隱之時則頒朔者平王也王有時不頒朔則不書王桓年多無王可驗也然而劉炫已辨之謂昭二十二年後王室大亂天王出奔狄泉矣越五年而後反國此時誰頒朔而五年之間皆得書王何為也故何休又曰王者謂夏殷周三代之王也王正月則周王也周十一月也王二月則殷王也殷十二月也王三月則夏

王也夏十三月也而服虔亦云孔子作春秋其于春則每月書王以統三正謂夫三春之書王將以禹湯文武立三正統也然此孔疏已辨之謂夫子以周室臣民反尊夏殷之舊主每月書王以敬奉前代則何意乎於是有襲公羊邪說以為春秋黜周王魯體王改元則此王字當暗指魯公王者公也天王者王也是世有二正土有二王亂臣賊子自春秋始而謂春秋為之乎然則王之必不可以為王者之王斷可知

也

然則何王乎曰世亦不知有春王耳亦不知王之當屬春不當屬正月耳左傳曰春王周正月其云春王則王屬春也云周正月則正月不屬王也左氏亦唯恐經文難明後世豎儒必有以王為周王者故書王周以倒之又必有以正為王正者故加周正以别之而世讀其書而不之察也夫春何以王也王者興也謂春興也春何以興古者五德相禪謂之五王五王

者木火土金水也五王遞為王而四時以春夏秋冬配之春木夏火秋金冬水各以時王而土則通王于四時之間故家語孔子荅季康子曰古之王者易代而改號取法五行五行更王又曰五行用事先起于木是故王者則之而首以木王而漢律歷志亦云庖犧氏繼天而王易大傳庖犧氏之王天下也字書引書亦云庖犧王天下庖犧本帝而稱王正指時德木王為言其德在木為興王之首至于共工無道火德不繼而神農繼之則共工霸而不王其後秦不繼周木而

漢以火德繼之亦霸而不王王如字不讀旺是庖犧春王神農夏王少昊秋王顓頊冬王由是而遞轉以至于周不讀月令乎春帝太皡即伏羲也夏帝炎帝即神農也秋帝少昊即金天也冬帝顓頊即軒轅也春秋編年與月令表裏月令稱帝而不稱王春秋稱王而不稱帝而總之以興字概之人不識春王亦不識春帝乎春帝自伏羲以至于周惟帝嚳與周皆以木王則皆以春王惟以木王則夏殷之春不得稱王以夏殷非木德也惟

以春王則夏秋冬諸月不得稱王以夏秋冬非王時也然則春之得稱王與王之必屬春有斷然者況春秋尊王之書也春者出也尚書大傳曰萬物出地之時也又春者寅也律歷志云斗柄指寅方之候也令周以冬十一月為歳首此時萬物未出而斗柄指子然猶稱春者曰此豈春哉王在則然也葢春王也然而正月何謂也曰即三正也何謂三正曰天開于子十一月也以十一月為正朔則為天正地闢于丑

十二月也以十二月為正朔則為地正人生于寅十三月也以十三月為正朔則為人正第三正角立說各不同有云三代改正者尚書大傳春秋元命苞樂緯稽耀嘉皆云夏以十三月為正殷以十二月為正周以十一月為正此三代改正也有云二代始改正者孔安國謂改正祇殷周二代故註尚書云湯承堯舜禪位之後始革命創制改正易服是改正始于商成湯也有云三代以前皆改正者三正紀云正朔三

而改此該庖犧以後三代以前統言之故鄭註尚書孔疏禮記皆云舜以十一月為正堯以十二月為正高辛氏以十三月為正推之而高陽少昊黃帝神農女媧伏羲皆三正遞禪故宋志云高陽氏以十一月為正而魏高堂隆作正朔議亦以軒轅高辛夏后與漢皆以十三月為正此三代以前皆改正也雖諸說不同而三代改正則無可疑者且改正必改月改月必改時亦無可擬議者乃胡氏不知何據逞其武斷

謂以夏時冠周月致有明以來數百年盡為所惑夫子月稱正冬月稱春經傳顯然即或他書所記三正雜出毛詩周禮多用夏正毛詩如四月維夏六月棲棲維暮之春七月流火等皆用夏正惟十月之交一之日觱發十月改歲等仍用周正此士人行文與史官記事不同若周禮則原欲以一代之制該百王之法故多用夏正如凌人正歲斬氷遂人正歲簡稼器太宰中春命蠶婦司裘季秋獻功裘大司樂冬日至于圜丘夏日至于方澤等而尚書春秋史官記事並無差佚至春秋則謹之尤謹者而反云夏時吾不解也

然何以知改朔必改月也按左傳昭十七年夏六月日食昭子曰當夏四月謂之孟夏夫以夏六月而當四月之孟夏是改月也其冬有星孛于大辰梓慎曰火出于夏為三月于商為四月于周為五月是明言夏殷周之盡改月也故哀十三年十二月螽而家語載季康子之問曰今周十二月夏之十月也而猶有螽何也雜記孟獻子曰正月日至可以有事于上帝七月日至可以有事于祖夫正月之至即十一月冬

至也七月日至即五月之夏至也此皆孟獻季康叔孫昭子梓慎諸人所自言者故夏令曰九月除道十月成梁此夏正也孟子曰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輿梁成此周正也

又何以知改朔改月必改時也孟子秋陽以暴之趙岐註曰周之秋即夏之夏盛陽也漢章帝以旱下議而陳寵奏事有云十一月天以為正周以為春十二月地以為正殷以為春十三月人以為正夏以為春

故漢書武成篇惟一月壬辰據律歷志在冬十一月而書序一月戊午師渡孟津據三統歷為周正月之二十七日皆冬也而史稱武王伐紂孟春興師書泰誓亦云惟十有三年春改時故也

故凡改朔者必改時月而胡氏曰前乎周者以丑為正其書始即位曰惟元祀十有二月乙丑則月不易也後乎周者以亥為正其書始建國曰元年冬十月則時不易也夫商亦改月商亦改時前所引左傳梓

慎與漢書陳寵之言已詳且悉矣不必贅矣即其所云十有二月言之實有大謬不然者夫此十有二月非建丑正月也漢律歷志引書序及古伊訓篇文明云惟太甲元年十有二月朔伊尹祀于先王誕資有牧方明而班固隨解之曰言雖有成湯太丁外丙之服以冬至越茀祀先王于方明以配上帝孟康註方明者神明之象也以木為之方四尺畫六采五色以象五帝蓋是年值月朔冬至故云則是十二月者乃夏之十一月正冬至郊社之時況

周制踰年改元商制踰月即改元前王十一月崩則
新王改元在十二月元祀之十二月不必謂元祀正
月也若秦之改朔則三正遞禪並無亥正霸而不王
原不足道而即本紀冬十月數語亦漢史所紀非秦
本文故文顏師古輩明云此係史家異文為太初
時所追改而讀古不深仍為藉口嘗考始皇本紀三
十一年十二月更名臘月曰嘉平此十二月定為夏
正之丑月而既閱原註載茅盈内紀謂始皇三十一

年九月庚子有歌謡曰神仙得者茅初成駕龍上升入太清帝若學之臘嘉平因改此名則明是夏之九月為秦十二月此則史文之顯然者又二十九年始皇東游至海上之罘刻石文曰時在中春陽和方起則以秦之中春二月為夏之十一月正冬至一陽初起之候若在春二月則不得云方起矣故後魏明帝改正建丑乃改春二月為夏四月則雖在秦後亦尚有改時月者雖唐後改月偶有異同然大概可睹也

若夫春秋之改時月可指數者莊七年秋大水無麥

苗夫秋當有麥苗乎二十八年冬大無麥禾夫冬則禾且穫矣尚有麥乎桓八年冬十月雨雪此八月雪也若十月則小雪矣而何以書也隱九年三月震電此正月雷也若三月則啓蟄久矣而何足怪也故莊三十一年冬不雨僖二年冬十月不雨此非冬也秋也若果冬則雨畢矣十月則畢之畢矣桓十四年春正月無冰成元年春二月無冰此非春也冬也若果春則冰泮矣二月則泮之泮矣是以定元年十月隕

霜殺菽劉向以為周十月今八月也不然則霜非時菽亦非時也成十年六月晉侯欲麥使甸人獻麥杜氏以為周六月今四月也不然則獻者失時欲者亦不及時也乃若莊二十五年夏六月日食鼓于社左氏曰惟正月之朔謂惟正陽之月始用鼓指四月也若六月則不用鼓也昭十七年六月日食太史曰日過分而未至也謂過分者過春分也未至者未夏至也亦四月也若六月則至亦過也故僖五年傳春王

正月日南至天下無寅月而冬至者矣昭二十年傳二月日南至夫二月將春分矣分也而猶至無是理矣故凡書秋雩皆夏雩也雩所以雩旱也徐仲山曰周以巳月雩則夏月也莊三十二年夏公如齊觀社此四月實二月也陳晦伯曰周以卯月社則二月也弟國君改元則必告廟朝正行即位之禮周制遭喪即位踰年改元其遭喪而遽即位者國家不可一日無君也然必踰年改元者一年不可有二君也故尚

書成王之崩在四月乙丑越七日癸酉而康王遽已即位而史記世表魯眞公二十八年宣王即位至二十九年而王始改元是改元即位本非一時然遭喪即位仍反喪服至踰年改元之際又特行正位之禮杜氏所云改元正位百官以序者然後史官書即位于改元之下其或朝正告朔而不行此禮則史官不書故春秋不書即位者四皆不另行即位禮者此不書以攝位也惠公元妃孟子以無子卒繼室聲子生隱公未立宋武公有女仲子生有文在

手曰為魯夫人惠公娶而生桓公愛欲立之惠公薨隱公乃成父之志奉桓為儲君而已居攝故不行即位禮記史記魯人共立息姑攝政莊閔僖三君亦不書以三君皆各遭弑逆之變倉卒即位不忍另行也此皆就實事而史記之行則書不行即不書並無有取舍筆削于其間而其義反昭然者如隱被弑而桓即位則桓何心東門襄仲連殺儲嗣而宣居然行即位之禮而不之怍則亦未嘗非倖禍也此禮也而義存焉必謂史有筆削焉繆矣乃說者謂書與不書皆史官得而主之隱

之不書所以彰隱賢桓之得書所以著桓惡此固為不知史例若胡氏又自造一例曰上不禀命于天子内不承國于先君大夫扳已立而即立之則不書即位隱之不書是仲尼削之也則春秋二百四十餘年凡列國立君或爭或篡或出或入何嘗一禀命天子此在婦孺猶知之者至不承先君則桓不承隱宣不承文定不承昭而三君偏得書即位何也據曰隱之不書仲尼削之則桓之得書將必仲尼褒之矣夫亂

賊可褒乎乃自知難通于桓即位傳則曰美惡不嫌同詞于宣即位傳則曰一美一惡不嫌相同夫美惡可同是善惡混也亂莫大乎善惡混乃以夫子作春秋而使善惡混則或褒或貶何所分辨萬一桓宣之徒起而爭之即使游夏再生家喻户曉恐不能明也吾不意胡氏之學將掩聖經而一開卷間即詞窮理屈如此

三月公及邾儀父盟于蔑邾公穀作邾婁蔑作眛蔑眛轉音主凡經有四例說見前

周制以盟會為典例大抵天子十二載一廵狩則盟諸侯於方岳之下而諸侯有事朝王或會或同則又彼此相盟以著講信修睦之意故曲禮涖牲曰盟諸侯相見於郤地曰會而周禮玉府職共盟會之物戎右職掌辟盟之役至秋官司盟職則直置典盟一官掌盟載之法是盟會大典盛世最重而胡氏凡遇盟會則概置譏貶以為刑牲歃血要質鬼神非禮所貴則不知古者玉敦盛血珠槃盛耳壇壝主日月方明

祀山川凡贊牛截耳與詛神告祖俱是舊典至後世蔑略始有束牲不歃載書不告之事而學古不深反訾非禮則不惟不讀春秋并不識三禮矣特春秋世衰天子無廵狩之事諸侯無會同之典而徒事要盟所謂大國制其言小國尸其事者則未免於行禮之中寓失禮之意且要有是非約有成毀特盟參盟有始終同異凡經所書皆不過直書其事以俟其義之自見如此一盟則近郊附庸並講信睦比之摟伐自

為較勝故盟會征伐俱屬典禮而征伐獨有參變者以春秋無義戰邦政舊典蕩無復存故盟會侵伐總是典禮而事有是非春秋務謹嚴義例所分不敢苟也

郳者附庸之國儀父則郳君字也王制天子之元士視附庸則天子上士以名字通原可稱名并稱字者況附庸四命較元士又多一命則雖未受王命杜註郳附庸國未受王命而早為附庸其得通上國自在可名可字之

閒此亦是例而胡氏又自爲制云中國之附庸例稱字邾儀父蕭叔是也夷狄之附庸例稱名郳犂來介葛盧是也吾不知稱名稱字其分中國夷狄者出自何書乃同一附庸同一邾子之後而忽分儀父犂來爲中國夷狄學者註經可自造族姓自定封國自判華夏肆然無忌憚一至於此豈不可怪按邾子顓頊之後曹姓周武王克商求其苗裔得六終之孫名俠者封爲附庸國使居邾地而因以名邾儀父者邾俠

之十二世孫也若郳亦邾俠之後其時有夷父顔者建功於周因别封其子友為附庸國而居郳故世本云邾顔居邾昭徙郳其後邾與小邾俱稱邾子明見經文若叔孫婼曰邾又夷也則以邾地近戎故云是邾與郳皆中國附庸必分夷狄則邾當為夷乃反曰儀父中國例稱字儀父已矣其如例何

及者與也言公與儀父也舂秋魯史凡記事必首魯公此無論他國為政本國為政皆當先本公而後他

氏例固然也自公羊有及者汲汲之解穀梁有及者内為志會者外為志之解而胡氏亦遂謂我所欲者曰及外所主者曰會以附于公穀之説則請就春秋本經推之文十七年公及齊侯盟于穀夫穀之盟齊以文公不親盟故來討而脅公出盟此非我所欲也曰公及何也襄三年公及晉侯盟于長樗是時公如晉而晉侯出都與公盟而後公得入此出入之權全在于晉並非我之所敢主曰及何也若成二年公及

諸國盟于蜀是時楚公子嬰齊為政傳明言之故胡氏亦自曰公及楚人則知主盟者楚也夫明知楚人主盟而猶曰及者我為主則不知彼所主者盟我所主者又是何事且據其例明云及者我為主會者彼為主不可混也乃有既書會而又書及者定四年公會劉子諸國于召陵又云公及諸侯盟于臯鼬則一會一及當復誰主且夫公及之諸侯猶是公會之諸侯也劉文公以伐楚而會諸侯今以既侵楚而重為

之盟皆劉文公為政也未有一十七國奉一王官主盟而我得毫釐有預于其間者乃胡氏復堅執已説曰定公為季孫所立心不自安故求與諸侯盟何不自揣量而洵口悖誕如是

春秋毛氏傳卷二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春秋毛氏傳卷三四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周元良

給事中臣溫常綬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中書臣王瑱

謄錄監生臣王天祿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毛氏傳卷三

翰林院檢討毛奇齡撰

夏五月鄭伯克段于鄢

列國各以事來告即書之此則鄭告其事而史官舊書之者然而文在其中焉按傳鄭武公娶武姜申國女生莊公及段而姜惡公而愛段姜以寐寤生莊公故驚而惡之請立段不許及莊公立姜為段請制大邑公難之又請京亦大

邑公重違姜意許之祭伯請除段公不許祭伯曰無使滋蔓恐難除矣公曰多行不義將自斃段乃收西鄙北鄙及廩延皆為己邑公子呂請除段公又不許公子呂曰請除之厚將得眾矣公曰不義不暱厚將崩耳段遂完城郭繕甲兵具卒乘將襲鄭夫人將啟之公聞其期命公子呂帥車二百乘以伐京京叛段乃入鄢公伐鄢勝之叔出奔共時公置姜氏城潁誓不相見既而悔之乃用潁封人語出姜氏于隧而母子如初其事如此是稱兵襲國顯然叛逆春秋但據事直書而叛逆之罪其義自見其或責公

失教者此說經餘情夫子未嘗有是也失教見左傳君能教臣兄能教弟此在聖賢猶難之春秋責賢不責愚莊公愚人豈容責此若云養成其惡而利其斃則未免深文既與之京即欲早為之所勢必奪京而與以他邑段肯受乎如欲早除則彼亂未形而我驟除之養惡尚有罪不待養而遽以惡除罪當何等如云利其斃則誤以莊公自言有將自斃厚將崩語故云不知此弟言其理耳若果利之則既發之後尚不令斃

而謂欲斃之未發之前非通論也且凡為此說者非
謂春秋貶惡如是也段固不赦伯亦可議此不過如
逢蒙殺羿羿亦有罪之語偶為旁及而胡氏竟縱釋
叔段專治公罪夫孟子曰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
懼未嘗曰使亂君賊父懼也從來罪當重典不容側
貸殺人者死必不更求被殺者以可殺之罪况春秋
何書夫子脩春秋何意本欲誅叛逆討不臣不弟而
開卷定律便使君父與叛逆彼此交責已非正義又

況縱亂賊而專誅君父彼稱亂者已洋洋掉尾而愚君愚父反俛首而就戮沒天理何存國法何在是雖使新莽著書操卓筆削亦必不能顛倒錯亂至此極也

況其所為爰書者仍未確也據曰誅亂當以國彰國討也則宣九年陳殺其大夫洩冶洩冶何罪而國討之又曰當以人為衆所共擊也則莊十年齊人取子糾殺之夫以爭國之弟殺無罪之兄齊人何尤而衆

共擊之若云命將出師當稱帥師則哀三年齊國夏與衛石曼姑帥師圍戚彼則竟稱帥師矣然固拒父之師也衛輒以拒父而書帥師則此討弟叛而不書帥師此正相反以相明者如曰不書為貶則彼衛輒書帥師當為褒矣若其稱鄭伯而以為罪伯引晉侯殺世子申生為據則又全不知例者春秋之例凡君于子弟直殺之而不稱兵則皆書君如晉侯殺其世子申生宋公殺其世子痤天王殺其弟佞夫是也其

必書君者以君實殺之不得謂國人殺之且衆共殺之也此直殺之而未嘗稱兵者也若伯之克段則稱兵而不殺之者凡稱兵之例國君自帥師則稱君卿大夫帥師稱卿大夫君與卿大夫皆在軍而不辨其孰帥師則稱國卿大夫帥師而不記其卿大夫為何名何氏則稱人左氏疏以兵衆稱君君以師從也兵少稱卿大夫卿大夫以旅從也兵衆而卿大夫帥之稱國將卑而師衆也兵少而卿大夫帥之則稱人將卑而師又少也此核之全經之例而無不同者今書鄭伯則伯親帥師也伯親

師師故稱伯則稱伯者事也然而君親帥師當稱君則稱伯者又例也至其稱于鄢則師出必以地如後書戎伐凡伯于楚丘宋皇瑗取鄭師于雍丘鄭師伐宋戰于宋公會諸侯伐楚次于陘類凡師之所在必明記其在于何所以為行師之表識此亦是例況誅逆討叛所在尤重彼直殺而不稱兵如衛殺州吁亦書曰衛人殺州吁于濮況稱兵乎若其書克則所謂以事例而兼文例者人誤以為伯殺弟耳公羊克之者殺之也

穀梁克者能也能殺也且誤以為殺弟于鄢而不緩追之而使之逸耳穀梁謂伯不能緩追逸賊失親親之道而不知段已奔共奔共而且得安然久處于共鄭之人稱為共叔段者是也且鄭伯亦思之故于隱十一年鄭伯入許有曰寡人有弟不能和協而使餬其口于四方葢思之也夫以段之惡段之不弟稱兵襲國已不啻春秋無將之誅是何難立為櫟絕如祭伯公子呂所云除之又除之者而乃伐之而勝之而故使逸之奔之此在鄭伯為

失刑而在叔段則為倖免然而春秋反予之者以為尺布可縫兄弟難容（二語見漢書）世安有置母于隧加君以矢之逆賊而獨于兄弟閒善全如此不惟不殺且任其奔齊又任其奔莒止一勝而無餘事此可念也故特書曰克此固春秋二百四十餘年所未有之例而于此一開之者也（春秋一書無再書克者）所謂事也文也亦義也

秋七月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賵芳鳳切一本無來字）

天王周平王也臨諸侯曰天王君天下曰天子皆尊稱也宰咺者天子之士咺其名也周禮天官之職自太宰小宰以至宰夫皆稱宰此即所謂天子之宰通于四海者大抵書例太宰為卿不稱名字故僖九年有宰周公之稱若小宰為大夫當稱字宰夫則下大夫士也于例當稱名故桓四年有宰渠伯糾之稱此宰是宰夫故稱名公羊所謂宰者士也上士以名通是也若其所使賵則宰夫職曰凡邦之弔事掌其器

幣財用鄭註弔事天子弔諸侯之事幣者所用賻也則既掌弔事宜充弔使而胡氏謂宰是冢宰位六卿之長不宜使賵誤矣

第其所云惠公仲子者惠公隱公父也仲子者桓公之母也而穀梁獨謂惠公之母夫桓公之母明係宋武公次女而惠公娶之故桓母名仲子若惠母則何所據乎乃公羊謂桓母仲子死于前年而左氏謂死于二年此時尚未死而豫為致賵故譏之則天王雖

不道定無有以諸侯夫人未死而先遣弔者此由左氏誤認元年尹氏卒為隱母二年子氏薨為桓母遂云然耳但左公皆謂惠公仲子本宜兩賵而一使一賵于禮不合故左氏謂惠公緩仲子豫公羊謂惠公仲子兼而胡氏則專指仲子而不及惠公此皆不足置辨者惠公者隱之父仲子者桓之母即惠之繼娶也惠公不知薨于何時其距公改元已有七月則其弔之緩固不待言若在仲子則必同惠先後亡者春

秋諸侯有繼娶即繼適也惟適故子雖未立亦得以其喪赴告天子是雖三禮無可考而春秋則往往行之故此一弔賵必惠公仲子同有赴告者在也夫旣有赴告則天子下弔于禮無過葢仲子繼娶原非姪娣曰爲魯夫人則固夫人也以夫人而告之必賵之鄭康成云禮天子于諸侯一則含之賵之小君亦如之是天子于諸侯夫人原自有賵非過禮也特春秋本義不尚詭詐但直書其事而美惡自見夫禮尚往

來況君臣相與其責在下豈有天子下交而諸侯反無報者如此隠十一年中適遭王喪而隠不使卿弔并不親會葬至求賻而後應之以視天王之來賵何如也此則春秋之微意也義也

賵者賵喪之物既夕禮謂公賵玄纁束帛兩馬是也故公羊曰車馬曰賵

九月及宋人盟于宿

據傳惠公末年敗宋師于黄故公立而宋來成焉此

不過大夫來盟舊例及者公及也宋人不書君宋大夫也而公穀謂我但稱及彼但稱人則不惟公不與盟即彼此相盟皆屬微者吾不知其所為微者是何等官職大夫與士並無實據而即以公不親盟思之莊二十二年及高傒盟于防而公穀又云及者公及也則我但稱及而公已與之不必微者始與之公穀舉例已自矛自盾至文二年及晉處父盟則公親如晉而後與盟此明明公盟而但書及何也乃胡氏既

遵其說而復于盟宿之例謂書地以國則必國君與盟者宿者國名也書盟于宿以宿君與盟故也此據僖十九年會陳人蔡人鄭人盟于齊因修齊好則必齊亦與盟耳然孔疏謂僖廿七年公會諸侯盟于宋時宋方被圍宋公未嘗與會也宣十四年公孫歸父會楚子于宋時宋仍被圍宋公雖欲會而有不能也是屢會其國而國君皆不與會雖特發一例而按之無可驗者乃復曰國君書盟春秋惡之夫既舍魯公

而入宿君吾不知其所惡之者惡魯君耶抑惡宿君也

冬十有二月祭伯來

祭伯者王卿士也祭其國伯其爵也其曰來則不奉王使而自來于魯初不知其所來者為何事然而僅曰來則來之耳不必有事也所謂以王臣而私交于諸侯雖事也而意非之所謂義也乃公曰來奔穀曰來朝夫春秋書事必以其實來奔來朝則未有舍其

實而但書一來字可成史者若云貶之貶不在此也況爾奔我朝同一臆度而來朝之説則尤臆度中之最無理者夫王臣有事書法謹嚴如所云來聘來賻來錫命來會葬來求車求金無不據事直書並不敢有隱諱于其間況諸侯相朝尤極鄭重幾有王臣朝諸侯而史官不明明一書之者此不問有王命無王命而但書其事而其義自彰非如介葛盧來白狄來之可以夷狄附庸蹴棄之而蔑畧之也乃胡氏妄遵

穀說而復謂來朝于魯出左氏文誣經之中又復誣傳東海沉寃何時得雪悲夫

公子益師卒

公子者先公之子益師其名也公族卿佐卒必書禮也其或不書與書而或日或不日皆史有詳畧文有完闕未嘗有義例於其間也故此不書日在舊解云春秋不以日月為例此是了義而三傳偏紛紛焉予嘗推其例祇取莊三十二年公子牙卒書日癸巳與文

十五年公孫敖卒書曰甲戌兩事概之左以為公不與小斂即不日則叔牙以酖死公孫敖客死于齊公皆不與小斂矣然亦日矣公羊以為世遠故不日則敖在文世已屬所聞叔牙在莊世則傳聞者也公羊九吉較近遠曰所見異詞所聞異詞所傳聞異詞未嘗近也何以皆日也穀梁以為惡故不日則牙與敖可云善類乎而日之乎乃胡氏亦知難通又自立一例以為恩數有厚薄夫公族喪葬自有典禮非國君用情得以厚薄即有厚薄亦

必覘其厚薄之間于典禮有違有合不得但以日不日漫為起例且據云厚薄則必以厚者書日不厚者不書日矣吾即以牙敖二事觀之夫叔牙以妄言而殺其身然叛亂不彰原未嘗有族滅之例故季友早許其立後然必請而後得立若敖死于齊魯不為理致齊人以棺置堂阜而後得以聞于魯然猶必不令歸必不使殯致其子期年猶毀朝夕立朝以待命而後許其殯孟氏之寢則其厚與薄何如也而公然卒

之日之何也杜註有不視小斂故不書日所以示厚薄也恩數厚薄實出此語然此言與斂不與斂有厚薄不言日不日有厚薄也胡氏既闢左氏與斂之文而又襲杜氏厚薄之語此皆鹵莽茂畧漫不理會處若孔疏亦有恩厚語則又依杜註大不足據故曰書卒例也不書日亦例也以例固可以不書也

二年

春公會戎於潛

春而不王何也例凡書月則書王不書月則不書王以書月則其所書者皆冬月而非春月故書王曰此

春王之月也此不特寅月為春即子月丑月而無非春也何也王故也若無月則何王也

戎者徐戎也費誓淮夷徐戎並興註徐戎在魯東故書序徐夷並興（淮夷但稱夷故知戎止徐戎也）東郊不開舊註謂氐羌別種則氐羌在西方此本曲禮西方曰戎一語而誤註之實非也然此是內夷雜處中國（漢後無內夷者皆秦始逐居塞外故也）故得與中國通往來之禮而胡氏以令之外夷當之謂嚴內外之旨幾見春秋戎狄處甌脫者況

魯世受戎患卽伯禽開國未能誅夷剏此會脩惠公之好則先公世盟有不得不修者故此亦據事直書無他義也特盟會亦禮例而戎則非例若潛是魯地則當是戎來而我會之舊註公往會而順夷俗亦非是

夏五月莒人入向

莒與向皆國名而近魯地者莒人者莒之師也春秋之例凡卿大夫帥師而不記其名與氏則稱人見隱元年

入者以兵深造其國邑之名然有二義有入而取其地者有入而不取其地者取其地與滅同閔二年狄入衛哀八年春宋公入曹是也不取其地後十年宋人衛人入鄭桓二年我入杞是也此入向不知取地與否據傳莒子娶于向向姜不安莒而歸夏莒人入向以姜氏還是稱兵奪婦而入其國邑未嘗取地故公穀亦曰得而不居然僖二十六年公會莒玆丕公甯莊子盟于向襄二十年仲孫速會莒人盟

鄭伯克段傳

于向註向皆莒地則又似滅其國而取其地矣總是莒師入向莒與向各以事告則據事書之取不取可勿問耳

無駭帥師入極駭穀梁作侅

無駭魯公族大夫之名史凡書公族大夫或僅書名而不書氏如後七年齊侯使其弟年來聘八年鄭伯使宛來歸祊其不稱公子公孫者史文如此並無諱避與褒貶諸例遍考經文甚明此所書例與後四年

翬帥師會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莊三年溺帥師會齊師伐鄭例同而說者必求其故以為無駭未賜族夫無駭果未賜族然氏之書不書全不在此說見後翬帥師與無駭帥師與無駭卒傳若入有二義見前節此入不過造其國邑左氏所謂費庈父勝之已耳而公穀曰滅何以見之

秋八月庚辰公及戎盟于唐

方春會潛時戎請盟勿許至是又請而許之傳曰修戎好也唐魯邑

盟會亦禮例而戎則非例故此與會濳雖禮也而總以事書之曰有是事焉爾他倣此

九月紀履繻來逆女履左傳作裂繻公穀作緰

紀國名履繻者紀大夫名也來逆女者卿為君來逆女也釋例天子娶則稱逆后卿為君則稱逆女若卿大夫自為娶則稱逆某姬如宣五年齊高固來逆叔姬傳曰稱叔姬卿自逆也叔姬女字此稱女下又稱伯姬者此從來逆者言之曰紀所逆者女也下從歸女者言之曰我所歸者則伯姬

也其不稱紀使者以昏禮不稱主人主人者壻也君自為壻則君雖使卿必當稟命于國母而國母婦人又難通命于他國則但書卿來而使在其中此例也公羊不識例并不識禮妄曰昏禮不稱主人然則何稱當稱諸父兄師友則在昏禮記有云支子則稱其宗弟則稱其兄此就大夫以下非宗子者言之耳若國君則諸父兄弟皆其臣子豈可以臣子而反為國君所稟命者故國君必無父無父而有母則當得承

國母之命卿自來逆而苟其幷無國母則必自命卿逆之昏禮記云宗子無父母命之父母皆没則已躬命之而白虎通曰人君及宗子無父母自定娶者畀不主尊賤不主貴也祭統所謂國君娶夫人之辭曰請君之玉女與寡人共有敝邑事宗廟社稷此國君自娶之命也故公羊亦云成八年宋公使公孫壽來納幣此必無母者其言是也若有母而又必稱諸父兄弟以為命則非也乃公穀胡氏又皆云書逆女者

譏之也譏不親迎也則又不然夫親迎之不行亦已久矣孟子曰必親迎乎以為此禮之細者而哀公問孔子曰冕而親迎不已重乎亦以為親迎于禮不無太過則在春秋已前久不行其禮而前儒論春秋者亦謂當列國相爭之際不惟都邑上下事理繁重必千里而越人國保無覬覦乘間之生其間者而必以迂濶之情緦小功之察横譏濫刺已不知務又况國家行禮前史既書夫子删存不必有意如謂一書逆

女便自有不親迎之譏行于其間則凡書月朔者必譏其不告朔書春王正月者必譏其不行夏時是恐史也履緰字子帛見下盟密文此稱名盟密稱字者此重逆女盟密則重其為魯故也為魯故出左傳言為魯盟密也

冬十月伯姬歸于紀

伯姬魯女字也禮女子許嫁笄而稱字註曰即伯姬仲姬之類

紀子伯莒子盟于密伯左傳作帛

莒與魯有怨紀侯既昏于魯使大夫盟莒以和解之則密雖莒地而履緰就盟主在履緰故先紀履緰名見前後莒亦據實直書之舊文也事也葢盟會於本國為禮于他國即為事若其義則為魯結好雖屬私情然講信脩睦之微意未嘗不在也又何譏焉子伯即子帛履緰字伯帛音誤

十有二月乙卯夫人子氏薨

夫人稱薨與君齊也然而但稱子氏又稱夫人者左

氏謂桓之母即仲子也公羊謂隱之母即聲子也聲子仲子皆死于惠公之世矣故穀梁謂子氏者隱之妻也是也若其止書薨不書葬者穀梁又曰卒而不書葬夫人之義從君者也本意謂隱後被弑不討賊經不書葬故此夫人亦不書所以從君此在范氏註甚明而胡氏又謂先卒則不書葬則又自為例矣春秋十二公並無妻先公卒者故以為言設或有之勢無赴告會葬虞祔卒哭諸禮咸備而可抑勿使書者

此必隱公自謙于會葬之禮有未備故不書也穀梁胡氏俱非也據穀梁說豈豫知公後不書葬而先不書耶抑亦書而刪之耶膽說之不可通類如此

鄭人伐衛

據傳隱元年鄭共叔之亂其子公孫滑出奔衛衛人為之伐鄭取廩延至是鄭伐衛討滑亂也其稱人不知帥師者為誰也伐者聲罪而致討也此非有書法皆實録也然而討滑亂不書而止書伐衛則事也而

文在其中焉當叔段奔共共小國也則不知共有君而叔但寓焉者也則不知奪共而據有之也鄭稱共叔段則似無共君者則不知共故小國今并入于衛而為衛地也然而伯欲殺叔如振槁耳共有君耶則求叔于共共敢抗乎無君耶移師而加共又誰拒之而伯不爾也叔既奔共叔之子亦奔衛然且死厭幸然邀衛師以取故邑及鄭伯伐衛而後衛人始服之前儒所謂不書戰者以衛已服之是也則在伯此時何難滅共而

殺叔以殲其大憝然後秉衛服之際取滑殪之并樸其子姓之在鄭國者以絶其根株而乃一則舍共再則舍滑至十年之後會齊滅許猶惓念叔弟之在他邑見隱十一年而且繼世相嬗叔段之孫所稱公父定叔者預雍糾之亂仍出奔衛猶復招而歸之曰不可使共叔無後于鄭見莊十六年是段滑父子相繼稱亂而公並卹之使其逆子逆孫仍得為公族大夫于本國故雖遇罪奔而猶得返其國復其爵也然則伯之恩亦

厚矣伯于親親之誼亦既已至且盡矣故前書曰克克之已也此書伐衛所伐在衛不在滑也此實魯史書之夫子脩之以示為人君父而遇人倫之不幸皆當親親是懐不殺不絶一如鄭伯之于叔而不謂世之能成其美者少也夫不殺曰殺不絶其後而曰絶伯則已矣然而前不知勸後不知戒千秋萬世徒知怨毒之有伯而不知友于親愛之猶有兄名為主持名教而實為名教之大罪況胡氏誣妄聖經一意刻

薄伯祇伐衛無可深文乃又謂鄭無王命興師脩怨為王法所禁夫借强援以犯順驟奪國邑恐非王命所及請者且誅叛討逆王有成命倉卒制勝皆不為過伯禽征徐夷急遽興師並無王命而妄以此責鄭伯不亦異乎

春秋毛氏傳卷三